

“黄铜檀木尊身塑，圆口长脖掌上擎。可道人间今古事，能学百鸟木中鸣。奏完兴替朝堂殿，又演喜丧乌巷亭。懒与笛琴争第次，一声开嗓地天惊”。
——题记

黄河大唢呐 声声入云霄 (上)

——记电影《黄河传人》主人公原型刘晓弘

□ 卫彦琴



黄河哺育 艺花绽放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。自古以来，黄河就是中国文艺的重要主题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，黄河引发了无数艺术家的向往，触动了他们的心灵，激荡起高昂的创作热情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名篇佳作灿若繁星，关于黄河的艺术表达展现出黄河独特的自然生态、丰厚的人文内涵和多彩的生活景象。今天，许多德艺双馨的优秀传承人用他们的坚守和专注，为一方文脉的薪火传承作了最好的诠释。

黄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，在奔腾不息中款款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。作为黄河黄土文化的艺术结晶，山西临县黄河大唢呐，粗犷豪放、高亢嘹亮、浑厚苍凉，其音色与吕梁山梁峁起伏、沟壑纵横（粗犷、厚实、悠长）的地貌相契合，曲调与当地人民的劳动方式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慢节奏）、民歌、民俗、戏曲等内在的精神格调相辅相成。排街则威武雄壮，坐场则优雅婉转，哀则凄切缠绵，喜则喧闹红火。吕梁人从出生到婚嫁，从生子到丧葬，一生都伴随着大唢呐的声音。

俗话说：“百般乐器，唢呐为王”。唢呐音量宏大有力，音色高亢明亮，常用作室外演奏，是民间婚丧仪仗吹打合奏中的主要乐器。不仅在广大农村广为流行，而且是山西八套、河北吹歌、山东吹乐、辽南鼓吹、潮州大锣鼓等地方音乐离不开的乐器。在地方戏曲、说唱音乐和民族乐队中，也占有一定的地位，用它伴奏的戏曲和说唱音乐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。临县黄河大唢呐系山西汉族民俗音乐，流传于临县及周边市县，其风格不仅传承了陕北大唢呐的粗犷、豪放、激昂，同时又吸纳了晋川小唢呐的清秀、明快、委婉细腻，是绽放在晋西北黄土高原、黄河两岸的一朵艺术奇葩，在老百姓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中，以其为统协的“吹打”“响工”“响器”，用以营造气氛、表达情感，成为了遍及黄河两岸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2006年，临县大唢呐入选山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2014年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2018年入围第二届平遥国际影展的电影《黄河传人》，就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县黄河大唢呐为主题，再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晋陕两省黄河流域民间唢呐艺人堪忧的生存状态。影片生动体现了黄河大唢呐第五代传人陈姓老艺人，迫于无奈把传承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陈音源身上，作为大唢呐第六代传承人的陈音源，执着任性地求艺拜师，练成了好把式，并与活跃在晋陕两省的民间女歌手白灵一见钟情，历经磨难后终成眷属，在双方事业共同成长的同时，民间艺术之花亦得以传承发扬。影片男主人公陈音源的原型就是刘晓弘先生。



刘晓弘

十岁的刘晓弘就是个有艺术天赋的孩子，央求父亲给买了支笛子后，就能自己揣摩着吹出一些小调，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听到大唢呐的乐音后更是“情有独钟”。此后，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小唢呐就成为梦寐以求的事。刘晓弘说：“当时找父亲要钱买，父亲不给”。幼小的他想到了当时唯一来钱的路径——捡废品。当时镇上有个废品收购站，收一些碎玻璃、旧棉絮、灶灰里未燃尽的料碳等，一斤一两分钱。但在当时，买一个小唢呐需要三四块钱，刘晓弘只能利用放学时间捡废品，把卖下的钱一分一分攒起来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勉强攒够三块钱，好不容易如愿以偿买了一把小唢呐。

刘晓弘说：拥有了自己的小唢呐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但是拿起来吹，才发现唢呐比笛子要难许多。当时只能自己琢磨，把唢呐和笛子对照，一有空就吹，但总也难成曲调，加上唢呐声音嘹亮，传音甚远，真是“一声吹出，四邻不安”。邻居大伯实在不堪其扰，就找到他说：“晓弘啊，你要真的喜欢唢呐，想学手艺的话，大伯给你介绍个师傅，那可是咱临县的唢呐高手，你跟着他好好用心学，一定能学成个好把式”。就这样，十二岁时，刘晓弘有了第一位唢呐师傅——艺名“照大”的樊崇贵。

“来了照大猪娃子，顾不上穿鞋穿袜子”。在临县三交镇，“照大”“猪娃子”是方圆百里妇孺皆知的两位大唢呐高手。两人长期搭班，成就了临县“吹打”艺术的两座高峰。那时，“照大”师傅因为身患疾病已不能随班出门，但他还是被刘晓弘对大唢呐的痴迷打动，答应收他为徒。有了师傅的刘晓弘自然十分欣喜，暗暗立志要成为像师傅一样家喻户晓的“大把式”。那时，刘晓弘只能争分夺秒地利用课余时间，放学放假就往师傅家跑。当时师傅

拜师学艺 声名鹊起

徒的学艺方式，人们普遍认同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的观点。对于师傅，刘晓弘尤其充满了感恩和爱戴，帮着师傅干重活累活，打扫院子、倒灶灰、搬东西等都是抢着干，并且拿着自己捡废品卖得的钱，跑到离镇上四十里远的药坊给师傅买药。只有在星期天，等干完活，看着师傅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，他才求艺学习。师傅看他勤快又聪明好学，就把闹秧歌过街时的一首专用曲《出对则》教给了他。《出对则》是个表达喜庆的老曲牌，又称为《过街板》，用来表达喜悦的情绪，营造热烈的气氛，有裂石流云之效，在正月里闹秧歌时很受欢迎。

师傅“照大”是一位一专多能的民乐艺人，当地民间的常用乐器几乎样样精通，肚子里装满了乐器的牌曲、鼓谱，说起相关乐曲知识，吹奏技巧更是头头是道，是一位不错的启蒙恩师。刘晓弘跟着他开阔了眼界，理解了“学艺不能只学一路，一艺精离不开百艺通”的道理。从此，刘晓弘不仅认真钻研大唢呐技艺，闲暇也开始广泛涉猎各种乐器。上高中时，刘晓弘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，经常组织、参加学校的各种文艺活动，不仅提高了各种乐器的演奏技艺，也学到了不少音乐理论知识，学会了基本的记谱、识谱，进一步懂得了民间艺术的人文价值。小小年纪就吹笛子，打鼓子，拍钹子样样在行，拉二胡、操琴、吹大唢呐有模有样。

后来，师傅“照大”因病要搬家回山上养病时，又特地嘱托自己的黄金搭档“猪娃子”代其收徒。“猪娃子”本名张才清，因吹奏的大唢呐音色优美异常、吐字清晰厚实而得名，最擅长运用“腮振音”与“死调活吹”，多次让同行比拼者现场服输、甘拜下风，有“晋西唢呐第一家”的美名。刘晓弘从小崇拜的偶像，有幸成为自己的师傅，真是天赐良机，所以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师徒情分和学习机会。老师所传授的内容，课后都要多次练习、反复琢磨，刘晓弘在大唢呐技艺上的悟性和钻研劲头博得了这位老师的认可，决定收他为关门弟子，把毕生绝技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。



“师从照大、猪娃子是上天的眷顾”，刘晓弘回忆说。名师出高徒，随着他参加坊班子外出活动机会的增加，便有了更多随时向名师请教和实践学习的机会。每次外出演出时，他除了要帮师父拿演出用的锣鼓家具外，都会随身携带小笔记本，遇到新的曲调、曲谱会随手记下，学会了很多流行曲谱。由于自幼勤学苦练，功底深气息足，演奏的曲子音色独特、感染力极强。加上作为“照大”“猪娃子”两位名师的得意弟子，在当地很受欢迎。

就这样，刘晓弘一边上学，一边学艺，直到读完了高中。高考那年，他拿到了山西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的合格证。但考虑到家中父母年事已高，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，家里挑水等家务活离不开他，只能偷偷藏起录取通知书，放弃了进入高校的专业学习机会。高中毕业后，刘晓弘就成立了自己的鼓坊，领着七八个人干起了自己的吹打生意。随着演出机会的增加，刘晓弘在附近村子里渐渐有了不小名气，“晓弘吹起三摆，孩们哭了不用偿（kuai，读三声，哄的意思）”，是当地老百姓对他的大唢呐艺术感染力的贴切赞誉。《三摆摆》是一首经典爱情老民歌。如：“天上的乌背（乌鸦），地下的鸡，绕来绕去（三摆摆），摆不下你”，“水瓮里起了倒滴子，心锤上（心里）不好活（三摆摆），唱曲子”。这些形象生动又大胆豪放的表述，通过刘晓弘的大唢呐吹奏出来，真是泣如诉如怨如慕，把对思念爱人的缠绵悱恻和农人生活不易的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，难怪能激起广泛共鸣，就连正在哭闹的孩子听了都能瞬间被吸引而很快安静下来。后来刘晓弘“唢呐王”的美名也在十里八乡传开了，乡邻、亲朋、同学无不惊讶他年少而才艺出众。

随着自己“唢呐王”的美名不断被叫响，刘晓弘的才艺引起了县里的注意。第二年县里多方协调把他调进了县文化馆，专职准备吕梁首届金秋文艺调演，演出一鸣惊人，荣获大唢呐演奏一等奖。这是大唢呐第一次从民间进入官方、第一次从街巷走上舞台，从此刘晓弘的艺术人生，也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空间，赢得了诸多提升技艺的机会，走进了继续发展才艺的大舞台。